



美丽优品
Merry Product

唐家小主

TANGJIA XIAOZHU

刺心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唐家小主
TANGJIAOXIAOZHU
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剡初心 / 唐家小主著. -- 天津:
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5.5
ISBN 978-7-201-09324-6

I. ①剡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93607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 黄 沛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: 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69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
电子信箱: tjrmcbs@126.com

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660 × 960 毫米 16 开本 16 印张

字 数: 163 千字

定 价: 25.80 元



目录

冷

宫

自

戕

091

痴

情

念

断

067

燕

山

遇

险

043

风

云

突

变

025

故

人

归

来

003





目
录

前
尘
往
事

225

曲
终
人
未
散

193

刺
心
之
痛

177

惊
天
噩
耗

153

密
室
玄
机

133

最
难
揣
测
帝
王
心

113



引子





大燕。

同德四十三年，新帝登基第六年。

运顺皇帝南宫曜是大燕的第三任皇帝，十八岁登基，二十出头就已然是一代功勋帝王。

开运河，攻打南方蛮荒诸国，鼓励农业，免减赋税，但凡一个千古明君所要做到的，他无不余力地做。当然，皇朝动荡，那高高的龙椅并非什么人都能坐上的，其背后所经历的亦非常人所能道破。

同德三十七年的「三王之乱」让人记忆犹新，只是那时争霸的皇子均已不知所踪，或死，或伤，或发配，却唯有当时籍籍无名的六皇子南宫曜笑到了最后。

世人都说，运顺帝的皇位来得不磊落，杀兄夺权，甚至出卖牺牲了自己心爱的女人，可这些又有谁敢写进史书呢？

他是一代帝王，福泽天下。

他的皇后是巾帼女英雄霍青桑。

他的岳父是镇国将军霍云。

还有一位勇冠三军的大舅子霍庭东。



第一章
故人归来





1 帝后不和

夏风卷着一股子灼热从洞开的窗棂吹进空荡荡的舒兰殿，昏暗中，一只素白的纤手执起绣剪，干净利落地挑起灯芯，偌大的殿宇里仿佛亮了几分，却又让照不到的某些角落显得越发森冷。

宫女素衣谨慎地站在桌前，对面的贵妃椅上，面容略显清瘦的女子只穿了一件妖娆绯红的薄衫，滚了金丝琉球花边的衣襟微微敞开，露出一截白皙如凝脂暖玉的锁骨，红与白的极致呼应，显现出一种说不出的妖娆诱惑，或者说是慵懒的妩媚。

素衣小心翼翼地接过霍青桑手里的剪刀，轻轻放到桌面，柔声道：“娘娘，将军府来信了。”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一根拇指粗细的空竹，拨开封口的火漆，拿出一张鹅黄的素笺。

片刻之后，霍青桑微敛的秀眉挑了挑，五指收拢，手中的素笺被揉成一团。尖锐的指甲戳破掌心的嫩肉，殷红染了素笺，血丝从指缝间溢出。

素衣心中一寒，担忧地看着她，轻唤：“娘娘？”

霍青桑茫然地抬起眼帘，目光落在素衣的脸上，恍惚间好似看到多

年前的自己，那时她还是鲜衣怒马的少女，那时她还曾毫不畏惧地站在那个人面前，夸下海口说：“即便你今日不爱我，总有一日会将我如珍宝捧在手心，放眼大燕国，除了我，又有谁能配得上你？”

那时她可曾想过，有一日自己会一败涂地，即便终于站在他身侧，也不及那人一颦一笑？

她不由得一阵冷笑，笑声中带着一丝自嘲和落寞。

“苏皖回来了。”她淡淡地开口，果然见素衣的脸瞬间苍白失色。

是啊，那个女人回来了，她便立即成了一个笑话，天底下最大的笑话。

“娘娘？”素衣担忧地看着霍青桑从软榻上直起身，便伸手拿起屏风上的外袍为她披上。

霍青桑抿了抿唇，将手中的素笺放在忽明忽暗的烛火上，细微的火苗顿时蹿起老高，险些舔过她素白的手指。

“娘娘，小心。”素衣一把拉回她的手，心疼地握在手心，“娘娘，您别难过，就算她回来又如何？这宫里那么多弯弯绕绕，她也未必能好过。况且，老爷必然不会允许皇上这么做的。”一个嫁到西域和亲的女人而已，如今西域王死了，皇上竟然想要把她接回来，这种荒谬的事，朝堂之上必然有诸多言官反对才是。

“是吗？”霍青桑抿唇轻笑，抽回手，感觉指尖一阵灼热的疼，她低头看了一眼发红的指尖，薄唇边溢出一抹浅笑，“素衣，给本宫更衣，摆驾乾清宫。”



素衣微微一愣，有些担忧地看着霍青桑。

皇后自从数月前与皇上发生争执后，已经好久未曾踏入过乾清宫，此时过去，一场风浪怕是在所难免。

乾清宫里依旧灯火通明，她静静地立在大殿门口，目光越过桌案看向对面的人。仿佛时光不曾流逝，他还是初见时的模样，可那一抹明黄却又真真实实地告诉她，一切早已不一样了。

如今他已羽翼丰满，再不用倚靠霍家，他满心满眼都是如何把自己心爱的女人迎接回来，心心念念的是如何铲除霍家。

掌心还在微微刺痛，她低敛着眉，唤了一声：“皇上。”

南宫曜手里的朱笔一滞，红色的墨迹晕染了面前的奏折，那内容分明是御史大夫上奏弹劾镇国将军霍云的。

“啪！”

他懊恼地合上奏折，只觉得心里仿佛被什么狠狠敲了一下，不疼，却是一种窒息般的难受。

“你都知道了？”他缓缓抬起头，墨色的长发从颈边滑落，仿佛泄了满室的芳华。可终归不再是当年委曲求全的绝色少年，今日手握乾坤，便是眉眼中都带了几分戾气。

霍青桑说不出心底是何种滋味，只觉得心口闷疼，好一会儿才迈步走进大殿。

宫灯把她的身影拉成一条细长的线，忽明忽暗。

南宫曜静静地看着她，眼中波澜不惊，却唯有握成拳的手告诉他，这些年过去了，他还是无法平静地面对她。

霍青桑迎着他的视线，略显英气的眉微微挑起，薄唇微微开启：“皇上真要迎苏皖回宫？”

南宫曜的瞳孔缩了一下，他猛地站起来，清俊的脸上带着一丝冷嘲：“没想到镇国将军的消息这么灵通，转瞬就到了皇后的耳中！怎么，皇后这是要来问罪？还是想如当年一样，把她再次送走？”一番话下来，像是刀子似的扎进霍青桑心里。

但是她毫不畏惧，高昂着头，讥讽道：“臣妾不敢，只是皇上真的对一个寡妇感兴趣？”

“霍青桑！”南宫曜抓起桌上的砚台，一把掷了过去。

霍青桑侧身避开，飞溅的墨汁却还是染黑了她的鹅黄色宫服。她踏着步子，一步步逼近，如若高傲的神女，连眼神都带着一丝冷冽与不屑。

南宫曜突感一股压力，有一种无所遁形的狼狈感。

这么些年了，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需要仰仗他人的皇子，他手握天下，是人人称赞的明君，可为何只要一面对霍青桑，他还是有种说不出的心虚，说不出的狼狈？

他恶狠狠地瞪着她，直到她走到近前才猛地发现，她也已不是那时的她。

那时她端坐在汗血宝马之上，身上披着鲜红的软甲，在点将台上风



光无二。

他还记得她当时不过十三岁的年龄，便已经随着镇国将军东征北讨，骨子里少了世家贵女的端庄优雅，却自成一股洒脱和英气。

那时他不过是个不受宠的皇子，隐在人群后看着她意气风发的样子，心中难免忍不住嫉妒几分。

而如今，他低头看着她，依然是旧时模样，只是裹在华贵凤袍下的人再不见那时风华。

他冷冷一笑，一把扣住她略显消瘦的下巴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：“霍青桑，你如今还能拿什么阻止我？当年你们父女用皇位相逼，迫使我把苏皖送走，让我眼睁睁看着心爱之人转嫁他人，那种钻心的痛苦你可知道？”他越说越恨，手上的力道越发无法控制，好似只有看着她痛苦，看着她难过，他的心里才能好受一些。

霍青桑倨傲地看着他：“那又如何？即便你接回来，我还是有办法把她送走。已经是一个不洁之人了，朝廷容不下她，后宫更容不下她！”

“霍青桑！”南宫曜怒道，只觉得心中气血翻涌，微敛的冷眸只看得见她那一张一合的薄唇，恨不能将它掩住。

然后，他竟真的鬼使神差般俯身覆了上去。

淡淡的茉莉香在鼻尖弥漫开来，他猛地一阵战栗，狠狠咬住她的薄唇，直到口中尝到血腥的味道，骨子里的嗜血因子一下子被激发出来，带着无法熄灭的怒火。

他仿佛要就此将她揉碎在怀里，凶狠地吻着她，如同一只凶悍的狼，只要逮住猎物便不死不休。

霍青桑被迫地承受他凶悍的吻，娇小的身子被他死死地困在怀里，他搁在她肩头的手几乎要掐断她的肩胛。

到底是有多恨才能如此？

她不知道，也无法把自己从他的仇恨里摘除。又或许她本就沉浸在他的仇恨当中，因为是恨，所以她霍青桑必定会在他的生命中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想到此，她便笑了，开始疯狂地回吻他，啃咬他的唇，将他所有的愤怒全部吞噬。

他们的欢爱从来都是凶猛的，互相伤害的，恨不能把对方生吞活剥，就如同欢爱过后要啃食掉爱人的螳螂……

次日清晨，舒兰殿。

素衣担忧地看了眼床上的人，昨日夜里，乾清宫的內侍匆匆将皇后抬了回来，那情形现在想来还是格外令人心惊。

这宫里的人都知道帝后不和，皇后娘娘久不去乾清宫，昨日去了一趟，却不想竟是那么没脸地被抬了回来。

素衣想起她那一身的青紫，心中不免跟着揪疼了。

“娘娘！”

“没事。”霍青桑失神地看着床顶，身子仿佛被无数巨石碾压一般



酸疼，可这酸疼又比不过心里的疼。

素衣心疼地拢了拢她的发丝：“娘娘，皇上他……”

“别说了。”霍青桑扭过头，“昨日的事不许对人提起，皇上也肯定不会差人上玉牒史册。就这样吧！”说着，她低头看了眼青紫的手臂，脑中闪过昨夜的荒唐，心知他不过是想借由那事羞辱自己而已，在他眼中，她从来不是他的妻，也无需用对待妻子的温柔体贴对她。

他和她，或许从一开始就是敌人，互相厮杀，不死不休。

她忍不住冷笑出声，看得一旁的素衣越发心疼。

“算了，你先出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”

素衣无奈地看了她一眼，碎步退出了舒兰殿。

2 无诏进京

下了早朝，南宫曜的心情还是不好，心上仿佛压着一块石头，明明想要移开，却总是无能为力。

几个言官果然如他预想的那样，极力反对苏皖回京，甚至不惜拿命在朝堂上威胁他。一想到那几个老学究，南宫曜便恨不能一个个都收拾了去。

霍云这次倒是学聪明了，自己不跳出来，只是离间几个挑刺的言官来忤逆他。当年他势弱，不得不仰仗霍家才能顺利登基，可今日他说什么也不会再任由霍家坐大。

收敛了心神，刚想端起面前的茶杯，才想起昨晚被霍青桑抢了一

拳，唇角隐隐作痛。那个泼妇！心中暗骂一声，气得摔了茶杯，倒是把外间的宫人吓得脸色青白。

小喜子进来的时候，低眉顺目地看了眼主子的脸，忍不住缩了缩肩，暗道，皇后娘娘也是个泼辣人，这几年帝后不和本就闹得不可开交，这次可好，两个人还动起手来了。

“皇上！”小喜子支支吾吾地开口，一面偷眼看着脸色阴沉的南宫曜。

“什么事？”南宫曜抿了抿唇，抬手挡住唇角。

“皇后娘娘求见。”

“啪！”

南宫曜猛地摔了砚台：“不见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小喜子脸色一白，外面那位主儿可不是一般人，一个“不见”怕是打发不了她啊。

“怎么？朕指使不动你了？”南宫曜冷笑，抓起桌上的折子就往小喜子脑门上打。

小喜子被打得一个踉跄：“奴才不敢，实在是，实在是……”

南宫曜刚欲追问，便见御书房的大门被人用力推开，霍青桑穿着一件金丝红甲闯了进来。

背着光，金丝甲上仿佛镀了一层薄薄的光圈，南宫曜看得有些发愣，等回过神的时候才一脚踹开小喜子冲过去，一把抓住霍青桑的手：

“霍青桑，你昨晚还没闹够，今日又来干什么？”目光落在她腰间的金



鞭上，怒气更是越发高涨，“谁准许你穿着甲冑进出御书房的？”

霍青桑冷笑着望着对面的男人，手腕一动，从他手中挣脱：“皇上可还记得这件战袍？”她挺直脊背，英气逼人，“当年我随父亲征战，先皇赐我金甲战袍，又送金鞭，言道，希望此鞭能替我大齐扬威，鞭打周边作乱小国。”

南宫曜身子一震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霍青桑抿唇浅笑：“意思就是，苏皖既然已经嫁到西域，便是西域臣民，如今边关情势紧张，她未必不是细作。她若进宫，金鞭无情！”

“你敢！”

“我有什么不敢的？”霍青桑讥笑一声，目光定在他红肿的唇角，“皇帝都敢打，还有何不敢？”

一旁的小喜子听了，险些没自寻梁柱撞昏过去。敢打皇上，这可是罪同反叛啊！

“好你个霍青桑，来人！”南宫曜怒道，“把皇后给我绑了，私穿甲冑擅闯宫中，罚在舒兰殿自省三个月。”

霍青桑冷凝着眉，不卑不亢，仿佛就此望进他的眼、他的魂，让他突生一股说不出的恼怒，竟一扬手，狠狠地挥在她脸上。

清脆的巴掌声在大殿里回荡，霍青桑偏过头，白皙的颈子侧露出来，上面一抹淡粉色的疤痕赫然映入南宫曜的眼中。

其实巴掌落下的瞬间，南宫曜便后悔了，这几年虽然与她争执吵闹，却未曾动手，今日也不过是气得失了理智。